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七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八

訓子語下

正倫理 凡二十七條

禮本諸天地莫大於名分之際尊卑上下名分所以定也
名分一亂未有不亡家國一也其端多始於嫡庶主僕
之際小加大淫破義禍亂隨之以生至於夫妻父子兄
弟爰及宗族釁隙既成蕭牆禍稔縱不滅絕無後鮮不
數世崩離記曰壤國喪家亡人必先棄其禮古今一轍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爲其有綱常倫理也若廢綱常敗
倫理與禽獸無異即使人不及誅天必誅之故亂臣賊

子內亂蕭牆之變與夫挾持左道毀蔑聖賢未有不殺身僇尸滄宮濬室滅門殄類者蓋禽獸之道固然也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大學教人以修身爲本夫豈迂哉

家之六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如是則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反是爲逆順則興逆則廢必然之理人人言作家而不知務此惑甚矣父慈以善教爲大子孝以承志爲大貽金不慈之大自賢不孝之大

有子不教不獨在己薄其後嗣兼使他人之女配非其人終身受苦有女失教不特自貽他日之憂亦使他人之子娶非其偶累及家門詩云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凡爲父母莫不如是故劬勞也壻之與婦夫非盡人之子與坐令失所夫何忍

人子事親多方只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二語蔽之總以愛身爲本愛其身則能修其身修其身然後可以承先可以啟後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所望於子者豈有他哉身之不惜尙何孝之可言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故泛泛然若萍之偶合也紛紛然若鳥獸之各散也盍思手足

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
靈駢枝必兩礙不言而喻無所期而然是以爲分形連
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
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
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世人嘗言一人不
能獨好意將歸惡兄弟也卽此一言不好情形盡見果
然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安有不好之理乎

古人有言難得者兄弟易得者財產人家每因財產傷敗
彝倫疏薄骨肉子孫當學克讓永保家世勉思此言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
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
財私妻子便將不顧父母而況兄弟不孝不弟每從此
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
債均是不肖所爲甚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厚以財與
不恤其苦啟其手足之釁爲害尤大

骨肉構難同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
物使之一本本立則道生根傷則枝槁未有根本旣傷
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侮虐
者也

典禮兄弟無子以兄弟之子爲嗣所以繼絕世篤親親也

世俗利於貲產不顧天倫因之富則爭而貧則避跡雖不同其爲不仁一也兄弟同父之人從兄弟同祖之人雖至服絕殺及袒免推本而言一人之身而已何忍利其無子而得財與薄其無財而莫嗣乎吾家宗支衰少先世以來絕嗣者眾往往贅壻爲後兄弟遜讓亦弗與爭似於他族爲愈然族姓參亂祭祀墳墓不復可問事不由乎禮義難以久長今本禮制約爲定例凡兄弟無子以兄弟之子應爲後者嗣不得越序而繼與應繼而詭辭以避其膳產卽於本生之產隨其厚薄兄弟均分而嗣父母與所生父母存則同養沒則合葬其無子貲

產俟本人夫婦沒後以半歸之祖墓以益祭產慰其奉先之心以半爲本人夫婦及其本生墓產供子孫祭祀之費如是則爭端寢息利心莫生族姓不雜存無憂失養而親親之道敦沒無憂不祀而血食之計永雖爲家門私則苟能世守亦仁義之一事也○或疑嗣父母貧而本生富與嗣父母富而本生貧嗣子兄弟之際保無嫌隙之生乎曰存乎其人而已人之無良無所不爭如其賢也無不克善且此亦未嘗非均道也

古人恥爲人後爲夫舍其所生而謂他人父謂他人昆者耳觀秦時謫及贅壻可推也若宗支無子倫序當立而

爲之後仁義之道也奚恥焉但此心爲義爲利不可不辨吾以兩言決之若繼嗣不繼產義也非利也義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若重產不重嗣利也非義也利則不奪不廢奪則不盡不止義利之分禍福之階也有謂本生之服不宜降非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斬衰三年而有二是二本也有謂子爲兄弟後則所生父母沒其父母之名而稱叔父伯父亦非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實生我而謂非父母其誰欺欺天乎然則如之何曰爲嗣父母服斬衰恩以義重也爲所生父母之服降不得不可以爲悅也或疑人子無以自盡於所生如之何曰嗣父母與父母一體也父母之心弗忍兄弟之無後故命其子爲之後人子能行父母之心斯孝矣義不得復私所生而私之非禮也若夫孝養則存乎兄弟已復又奚憾焉況心亦何不可盡之有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人爲萬物之靈惡可反失此義不幸無子女兄弟之子猶子也無兄弟則從兄弟以及再從三從之子亦猶兄弟之子也若必無其人袒免以往終爲一本不失水木之義薄俗愚民乃有舍其所親而以他人之子女爲子女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於義豈爲過乎然女猶可子必不可以將亂及宗祧也若已有子貧

乏不能存出繼異姓謂他人父不孝莫大焉與其繼於人也毋寧贅於人惟贅於人因冒其姓必不可

凡人年壽修短舉子遲早均不可期子孫成立祖父壽終實爲家門之慶不幸幼弱遭喪孤嫠在室固存亡絕續之所繫也國家每因六尺之孤禍亂四起下逮臣庶大小雖殊其勢一也命不可知修其人事古人有言曰百年之計莫如樹人商祚幾危保衡是安周室漂搖叔父實定宗支戚屬之中豈無賢者能者必不得已執友世交可以倚託夾持左右以俟其長足以無虞是在平居慎擇其人寄之心腹不至變作張皇顛倒失措語云百

足之蟲至死不僵信夫

女子既嫁若是夫家貧乏父母兄弟當量力周卹不可坐視其有賢行當令子女媳婦敬事之其或不幸夫死無依歸養於家可也俗於親戚富盛則加親衰落遂疏遠斯風最薄所宜切戒

子女不幸處後母嫡庶之間自非爲之母者天性慈良子固苦女尤苦在子女惟有敬畏小心求當母意免於罪戾實在其父能明且剛弗令得肆其虐則善矣若子女方幼未有知識與爲父者自度剛明不足又身不克時時顧察託於兄弟姑姊妹及其母氏之黨撫育至長可

以無患蓋陰性刻深不得不慮也苟母實賢淑則又不宜妄生猜嫌有傷慈孝之道此際正難審處惟有德者爲能孚而化之若女子或因許嫁愆期有爲後母與有庶出子女父母兄弟當勉以慈愛不異所生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訂多在臨時近世嫁娶已早不能不通變從時男女訂婚大約十歲上下便須留意不得過遲過遲則難選擇選擇當始自舊親以及通家故舊與里中名德古舊之門切不可有所貪慕攀附非偶

古人有言婦者家之所由廢興也今人訂婚旣早婦之性行未可豫知世教久衰閨門氣習復難深察娶婦賢孝固爲幸事若其失教在爲夫者諄復教導之爲舅姑者詳言正色以訓誡之妯娌先至者亦宜款曲開論使其知所趨向久而服習與之俱化矣不可遽爾棄疾坐成其失也教婦初來今日新婦他日母姑如何忽諸

婦之於夫終身攸託甘苦同之安危與其故曰得意一人失意一人舍父母兄弟而託終身於我斯情亦可念也事父母奉祭祀繼後世更其大者矣有過失宜含容不宜輒怒有不知宜教導不宜薄待詩曰如賓如友賓則有相敬之道友則有滋益之義狎侮可乎惟夫驕恣妬

悍不順義理欲專家政禍敗門風者爲不可容恕爾
貞良之婦固是不易其爲頑鈍無恥必不可化誨者要亦
無幾乃至專肆不肯順承多因丈夫先有失德爲其所
輕甚或短長反爲所持故敢放恣耳所以古人於家室
之際致美肅雖蓋肅敬則無媒慢之端雖和又無寡恩
之節家室寧有不宜乎然則修身何可不急

古人有言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婦人專家政鮮不骨肉乖
離六親疏棄是以主權不可旁撓內命不得擅出木有
蠹則枝痺心失職則體亂始於微成於著往昔覆轍足
爲鑒戒也

無家教之族切不可與爲婚姻娶婦固不可嫁女亦不可
此雖吾懲往失痛心之言然正理古今不異記禮者云
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
子孫慈孝不敢姪暴黨無不善二族輔之故曰鳳凰生
而有仁義之意狼虎生而有暴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
其母嗚呼慎戒哉

女子小人之言不可聽非必其人處心積慮欲爲人患也
由其所見淺小或其性習偏乖雖欲效忠適足僨事若
更主人偏聽不免曲意逢迎爲害遂大所以家庭造次
之言最當慎聽

妻亡續娶及娶妾生子俱不幸之事若中年喪偶有子卽宜不娶不得已則買一妾可也若近四十無子方取妾前後嫡庶之間非能立身行道鮮有不至乖離釀成家禍

人無貴賤各有賢愚妾媵之中豈盡無良但因出於微賤卽甘自菲薄素無教訓卽不識禮義是以求其賢者十恆不得一二也母旣如是子女之生氣習便異吾於親黨驗之熟矣此輩不畜爲上或無子及他不得已而畜之要使難進易退嚴之以禮督之以勤寧過毋不及若委以事權假以名分鮮有不生禍敗者語云腐木不可

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慎鑒哉

再醮之婦取以配身古人以爲己之失節自好者宜所不爲若中年以往或子女幼小父母待養或未有子嗣家貧不能買妾置婢不得已收一人執井臼薪水之役終不可假之名分上以卑其親下以辱其子死不得附塋兆祭不得從先妣有子則聽其所生別祀比有子妾而已至如門內寡婦有不安其室以去者不許復返雖其子成立不得蒙面招養以敗家聲如女子適人更二夫者絕之

會典再醮之婦與婢所生子雖貴母不得受封古禮庶子

庶女不與嫡等所以定尊卑明貴賤也今日無論民庶之家不顧斯義卽士大夫往往昧於等威以至釀成禍本總由心志迷惑不知禮義之不可犯也上不念祖宗爲不孝下不念子孫爲不慈家門何不幸而生若人婦有七出之罪出之可也近世出妻之義不行其禍每至妻弑夫而夫殺妻寡婦不能安其室再適可也世人必欲強之不嫁其弊甚至汙風俗而敗彝倫聖人之待下流固有寬路以處之不立一概之格求全滋弊

篤恩誼 凡十七條

家之興替只宗族輯睦尊長成其尊長能教率卑幼卑幼安其卑幼能聽順尊長雖目前衰落已有勃興之勢若其反此目前雖隆替可待也然欲使卑幼聽從先須尊長正身以率其下寬以教之嚴以督之一以祖宗愛子孫之心爲心而毫無偏私雖幼輩無知鮮有頑不率從者矣

人情乖異不在乎大多因積小而成如乾餼之愆言語之傷最足釀隙若更以小人間之彼此讒構遂至不解故謹言語接燕好古人於此蓋有深意也

人於兄弟叔姪以及婚姻親黨之間猶以私意行之陰謀詭計求利於己罔卹彝倫得禍最速視之他人爲尤酷

蓋人之不仁至是益甚也世人只利害人我之私牢不可破所以更無挽救抑思利人者人恆利之害人者人恆害之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他人尙爾況所親乎吾見亦多矣非獨人事亦天道也

凡同姓之人婚姻固不可與通雖僮僕及女婢僕人妻俱不宜畜及同姓今雖世系源流不可以攷惡知厥初以來非一本乎何忍役辱之也凡遇同姓之人亦當加意○或疑姓至今日多不可信況同姓至多豈能概及曰固然但存此意不失爲厚若盡以爲不可信何所不至況親親之殺與尊賢之等並行不悖雖在同宗豈無差等乎

親戚雖與本支不同推其所自母之黨祖妣及曾高祖妣之黨於吾身皆有一本之義其姑姊妹及祖姑曾高祖姑之屬皆由一本而分遠近雖殊其宜親厚一也世人厚其新者情好盡於妻及子女之親以爲至戚不求舊姻再世而後同於路人薄已

朋友之交皆以義合故曰友也者友其德也有遠者百里一士千里一賢是也有近者塾舍同學及師之子父執之子是也至如小雅伐木之篇燕朋友也而云以速諸父以速諸舅可知宗族親戚之中志同道合合則亦相與

爲友總以道義爲取舍以久要爲指歸然究竟遠不如近新不如故語曰朋友以世親不易之論也若夫酒食徵逐燕僻狎邪爲害匪細則遠之猶恐不及矣

家之有故舊世好猶國之有勳舊巨室也典型於是乎示休戚於是乎關緩急於是乎賴藉善敗於是乎勸救不可不篤雖然言其常理則有之若乃時移勢異已或富貴故人貧賤遺忘薄也已則貧賤故人富貴趨附諂也行已有恥者能不守其介介乎

宗族鄉隣不和不一必是在我處之不盡其道但可責已不可尤人

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皆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他人遇此猶將惻然動念思有以矜恤之況在宗族而可漠不相關若吾族人幸而無此固爲可喜不幸有之自應加意損衣衣之損食食之衣食不足曲爲之所凡有可爲勿惜餘力均爲祖宗遺體苦樂何忍絕異養其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痛乎

鄰里鄉黨與吾先世室廬相接行輩相差婚姻慶弔世世弗絕誼本厚也其有強盛情固樂之益宜內懼而思自勉其有憂患卽不能卹忍利之乎儋石升斗以通有無不可虛也或以田宅來售者勸止之不得已則宜厚其

價值而受之以寓相周之意然田可也宅終不可宅售則將舍茲而他適何以爲情若其後人或其同宗兄弟欲復此產仍受原值歸之永以爲好豈不甚快書曰人惟求舊舊可懷也薄俗之習窮約則耽耽思攫惡人所貴盛則勢陵利誘曲肆并兼貽謀弗臧無往不復天道殊不爽也

處鄉黨只有謙以持身恕以接物謙則和和則不競恕則平平則寡怨人生長於鄉猶魚生長於水也魚出於水則死人不容於鄉則禍患隨之矣遇勝己者不可萌忌嫉卑誦之心遇不如己者不可起輕侮陵虐之意洪範

曰無虐罔獨而畏高明非獨鄉黨爲然鄉黨尤其切近者也易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几今之人得罪於鄉黨而不獲善其後者目見耳聞至眾矣出乎爾者反乎爾盍亦審思之乎

先王分土授田一夫無失其所凡有勞事只使子弟爲之未嘗有僕役也觀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及子適衛冉有僕可見王政不行人民離散貧無依者勢不得不服役於人以生是以家力有餘子弟不給使令者養人以資其力久矣爲天下之通義也但當善待之不可橫加陵虐陶公曰彼亦人子也先須開以爲善之路示以資

生之方必其不堪扶植與屢不用命者然後去之苟無大惡亦宜寬宥不可求之太過責之太深使人無所容足也彼輩無知者固多然其必不可化導要亦無多至其子孫實爲不幸非由自己作之放遣可也天子臣妾萬方猶欲視民如子士庶之家牛羊犬馬待人不畏獲罪於天乎

男僕二十餘卽當爲之娶妻女婢近二十卽當使有配偶或別嫁之非獨免其怨曠亦所以已亂也近世僕人忠謹固少主人待之非理亦甚蓋思上下報施既有恆分循環往復又道之常能無惕惕於心可云惟我所制乎

御僕人之道嚴其名分而寬其衣食警其惰游而卹其勞苦要以孝弟忠信爲先

貧家役使之入第一是勤貴家役使之入第一是謹要之不欺爲本有才智者害多利少且於義未當也總不宜多畜及輕於進退

賓客至誠敬以待之當內外如一若女子小人得罪長者主人不察之罪也世竟有陰合若輩爲之自託於不知者爲鬼爲蜮蓋無不至欲免禍敗得乎

同里共役之人非鬪親舊則有同井之誼宜相敦好慎無挾詐亦禮讓之一事也

遠邪慝 凡八條

凡一身術業及居常遊處之人下至居室器用財賄苟爲不可容於堯舜之世者概宜絕去

賢知子孫可以上達者教之爲學惟本安定胡公經義治事二科其餘俱宜舍置以其無用也

讀聖賢之書親仁義之士則德可以進業可以修其益無

窮若讀非聖之書如諸子二氏之類最易壞心術親無良之人

必喪及身家其害無窮非聖之書非特不可讀亦當投之水火不可使存於家亦不可以授於人無良之人非特不可以爲師友雖在親舊自當畏而防之若盜賊蛇蝎切不可與之作緣

蝎切不可與之作緣

方技之中惟醫爲不可少要須平日擇其術精而心良者與之往還若星命風水之徒誕妄妖惑空亂人意甚者構成禍害不可近也子孫雖使飢寒不可流爲方技敗壞心術卑賤人品

自古方士禍人家國何限貧賤彼無所慕而不來富貴之日非嚴絕之不可其納身最巧其逢人最工陰邪傾變隨所嚮而售旣容入門鮮不爲惑惑則身家之禍至矣況家門所尙守分循理誦詩讀書修其孝悌忠信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養生送死無憾彼說何爲哉或云養

生家言亦可以卻疾吾聞之節嗜慾定心氣夏葛冬裘
飢食渴飲亦可少疾矣事不本諸經傳非先王之道聖
賢之訓篤信之而禍敗不及未有也每見從事養生家
言反得奇疾者矣自堯舜至於孔孟何人道及養生來
康寧壽考如是不亦足乎

僧道邪術子孫愚不可延其徒以資福子孫慧不可讀其
書以求道二者害有淺深惑則均也道一而已天下有
外三綱五常而空虛杳冥以爲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
殃世有不修孝悌忠信惑世誣民恣行無忌而獲福者
乎

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敗壞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
可令其子女有爲僧尼者○寡婦與尼往來及佞佛燒
香卽不如更嫁令子女爲僧尼不如爲人傭作
四方風土不同習俗各有美惡衰亂以來敗壞日甚欲求
仁里已不可得要惟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戒之而
已吾鄉風俗大概不厚其爲見聞習熟恬不知怪而賊
仁害義之莫大者無如焚屍沮葬溺子女以子女爲僧
尼之類人孰親於父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特未之思耳
凶蠢如禽獸尙有父子之愛而況於人推此以思習俗
移人滅天理喪良心者多矣漫云隨俗可乎

重世業 凡十七條

凡在先世所遺若祭田祭器譜系影像圖書以及手植樹木之類皆當敬守弗失古人恭敬及於桑梓用心如何墳墓祖居田產書籍四者子孫守之效死勿去斯爲賢矣必不得已田產猶可量棄書籍必不可無無產止於饑寒無書人不知義理與禽獸何異況死生有命果是能知義理亦未必饑寒而死也

立祠堂以合族屬置公田以贍同宗敦本厚族必以是爲先心存孝悌者力之所及自當勉爲吾貧且賤空言似爲可恥但事無大小成不成俱非人之所能此心則何

日可忘乎

墳墓不宜侈大侈大則害生穀之地非可通行宜倣族葬法父子祖孫生同居死同域子孫祭掃畢葬於斯仁義之道也深埋實築不易之義也惟夫地狹不足容棺則更闢他所然不可惑葬師邪說以違前訓自蹈不孝卜地以山中爲上力不能遠則鄉僻猶可當以近城市河渠爲切戒山中不特五患皆無兼免賦役之累又不害穀土故以爲上惟武林諸山不可

墳墓禁人薪樵子孫之責墓遠則分一支就近守之庶爲可久子孫雖貧若思廢賣祭產及斬伐墳墓樹木無論

法不得爲卽天道永不祐之其家每至敗絕不復能振矣

墳墓須防狸穴絕之之道獵不如燻燻不如灌下灌河泥上加亂石灰砂庶免後患然每年冬春二次省灌必不可少不問與穴遠近總宜塞絕若葬時遵用家禮灰隔之法則無此患矣

屋室祖宗所遺足以安居宗族聚於斯墳墓託於斯子孫守之敝則畧爲修葺無俟增置更造也增造由於迫隘難居去鄉因乎勢不得已苟慕華侈誇壯麗非天理矣蕭相國云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李文靖

公云居第當傳子孫二公功名蓋世貴極人臣所見如此何論窮居無德之人哉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輕重固有等矣今人締造多反乎是誇美一時轉盼易主前覆不鑒後轍復循抑何愚哉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有關修己治人之書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皆爲有用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至於異端邪說淫辭歌曲之類能害人心術傷敗風俗嚴距痛絕猶恐不及況可貯之門內乎凡書籍自己所有不可散

失若他人簡冊掩為己有與穿窬何異戒之戒之若繫
先代所遺及祖宗手澤片楮隻字皆當敬守不可輕出
以致脫失

吾里田地腴美宜桑穀而不病水旱但能勤力耕蠶公私
之用可以不匱然土隘人稠無山澤之利風俗日趨於
薄難以樂業又西界歸安水澤之窟盜賊時作前逼運
河後枕爛溪東西支港秀溪白馬相距十餘里多故之
日游兵剽掠之患將恐不免若事力可辦海濱僻壤震
澤深鄉百里而近豫營別業備倉猝避地之所俟于姓
繁多分族以處當非重去其鄉之義可得拘牽也

附近田地須量一家衣食所需足以耕治可矣雖力有餘
不可多置多置則宗族鄰里即有受其兼并無土可耕
者矣惟先世遺業不可不守耳若患人稠地狹則散處
他郡邑古人多有但要講系修宗會時耳覆載甚寬慎毋爭此尺
寸也

隙地為圃種瓜蔬植果木以供賓祭給日用構屋數椽子
孫讀書灌溉其中則不可少或於舍旁或於墓近或於
田際規度為之然不宜廣廣則恐妨穀地不免無益害
有益耳若夫累石為山掘土為沼亭臺卉木以供游玩
亂世之風敗亡之轍當以為戒孟子以壞宮室為滄池

棄田爲苑囿同於邪說暴行嚴矣

唐人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祖宗躬耕之地相傳不知幾世資以衣食不知幾何年守至今日心計不知用幾何日晝勤劬卽汗汁不知滴幾何子孫誠能念及必不忍棄與他人矣

里人欲賣祖田者予勸止之答曰無如飢寒何予謂之曰田在不免飢寒田去顧得飽煖乎其人曰然則賣屋何如予曰祖宗無屋遺汝將如飢寒何抑能不衣不食也其人無以應而退或曰然則何以爲之計予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無不衣食者皆待廢業乎祖業有盡時衣食無日已終如何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有心思筋力而苦衣食是誰之咎又曰祖業必無可廢乎曰爲祖宗之故不得已而廢可也否則水火盜賊出於不意猶可也若乃賦役凶災婚姻疾病之類貯之當有時出之宜有準已不宜廢業矣矧無其事乎然則稱貸以佐不給可乎曰是廢業之基也貸之甚易償之甚難輕貸於人者必非長保厥家者也凡人窮則思變變則思通已不求通天地不能通之而何尤乎人自秦而降朝廷無復制民之產有無多寡皆由祖父若復輕視莫知敬惜流亡不亦宜乎

祖墓公田賦役照支均派各戶輸應爲力旣易亦免規卸其歲入推擇賢者主之不則輸值可也

杭州少本業嘉興尙浮夸漸習其間欲厲名節長子孫不亦難乎非卜居之善地也湖州近樸然賦繁役重政猛於虎矣唐宋以來故家上江山中往往有之宋元以來故家則近地鄉間尙有求之城邑蓋未之見後視今猶今視昔噫可鑒矣

家有餘屋賃人居住猶之家有餘田佃人種植理也亦勢也但擇人以授不可不慎莫善於農人其次工藝之人其次商賈之良者若倡優市僧之屬一入其間目前卽不無小利終爲後患且使子孫少長習見保無流入又隱患之莫大也且家國只是一理窮達豈有二致假方居官食祿能不爲朝廷整齊風俗禁抑游末乎

賀翁詩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人不治生固不可纔言治生卽方寸地不能復顧意爲子孫計長久耳亦嘗三復此詩乎此意自少至老宜凜凜持之而在暮年爲尤甚

承式微之運當如祁寒之木堅凝葆固以候春陽之同處榮盛之後當如旣華之樹益加栽培無令本實先撥凡八條

凡家不可太貧太貧則難立亦不可太富太富則易淫產業須量口之多寡用度須稱家之有無要使貧不至於困富不足以驕可以養生送死守家法長子孫而已

自昔雖云處貧難處富易其實處富貴殊不易也富貴敗壞人有甚於貧賤者總之人當思自立之道求其內不失已外不失人則處貧賤可處富貴亦可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日則當以及人爲念不然則害仁

人之享用必視乎德富貴福澤厚吾之生惟大德爲克勝之德薄則弗克勝禍至無日矣貧賤憂戚玉汝於成惟

修德可以追災恐懼可以致福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當使苦多於樂只看菓實未來甘者先必苦澀酸辛其淡者已絕少矣蓋五行之生理實如此初水次火次木次金次土甘只一味最在後是以始於苦者常萃乎甘未有終始皆甘者人當困厄之日不可怨天尤人當思動心忍性生於憂患之意若遇適意不可志驕氣滿當懷慄慄危懼將墜深淵之心

處貧困惟有內外勤勞刻苦以營本業自足免於飢寒布衣蔬食終歲所需無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爲安於義爲得況其小者夙夜不忘當以窮乃益

堅自勵自勉勿萌妄想勿作妄求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貧窮命也奚足爲憂所憂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

人於貧窮患難之日在族黨固有救恤之義在己越當奮厲忍苦支撐不可因而失足及怨尤於人此際站立得住便有來復之機若一日失足後難挽救每見人當困厄輒以鹿死不擇音爲解不當爲者不惜爲之它日悔恥已無可及甚使子孫永受其害可戒也至於怨尤非徒無益益取困窮人之禍難至死而極果其不爲不義死不亦光乎

人當富足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好飲食求其珍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沒而後卽不免於饑寒失所常也然多有不足沒身者蓋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餘便當推以予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尤眾儉以奉身而厚以及物此意可師也薛文清公云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則又不問貧富皆宜以是爲心矣。或曰常存有餘以備不虞不可與曰存有餘以備不虞謂宜撙節不使空匱耳非謂多藏也且不虞何可勝備也不虞之事未必不生於多藏

吾見慳鄙之夫每喪其有至於失所者矣未見好行其德之人而一旦失所者也

大凡勢盛之日占之以爲利者勢去子孫必以是受其害至於輕重淺深亦常相準蓋倚伏之機固然也

平世以謹禮義畏法度爲難亂世以保子姓敦里俗爲難若恭敬撝節退讓則無治亂一也凡八條

人家不論貧富貴賤只內外勤謹守禮畏法尙謙和重廉恥是好人家懶惰則廢業恣肆則近刑淫泆則敗門戶喪身亡家蔑不由此

盛王之世教化行而風俗美故記曰一道德以同俗此時

人易以爲善若詩大序所謂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當此時人之爲善實難然孟子則謂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又曰入則孝出則弟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可以見家雖殊俗其不隨世以變者自古未嘗無其人焉如江州陳氏浦江鄭氏百世之下聞者可興起也其要先在正其心術心術之正須自愛親敬長始能愛親敬長然後能務本力穡知詩識禮然後能不犯上作亂能不犯上作亂然後能居賢德善俗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凡人隨俗波靡只是志不立耳志之所至氣卽從之正如此心欲東身便東行欲

西身便西去不東不西只緣主心不定定即毅然舉足
入更牽扭不住矣每見儕輩中有言談舉止端莊敦厚
人即歎美謂為好人家子弟若輕薄頗僻人即鄙薄謂
為下代不秀即此可發深省我今日見做何等樣人可
是增光祖先底還是羞辱祖先底所謂古舊人家豈是
簪纓閹閹世世不絕而已夏桀商紂周之幽厲祖先俱
是聖人俱是天子然不免殺身滅祀貽辱至今推明其
故豈非心術嚮邪背棄禮義即不難一旦及此世道盛
衰治亂正與寒暑陰晴一般陰有陰底事要做晴有晴
底事要做當其暑有處暑底道理當其寒有處寒底道

理孟子謂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良心是人底種子收藏
培護能盡其力不違其方無使稂莠螟蟲得以賊之雖
遇水旱不能為災也

家禮斟酌古今通乎大夫士庶冠昏喪祭可準而行貧不
能具物存乎誠敬而已若力所能為自宜勉及於禮
輸賦應役勉力從事義所當然即不能先人必不可後時
非特安分守誼亦所以遠罪也

錢穀輸之朝廷為天祿出之民間為脂膏居官罔上浚下
以資中飽居鄉挾詐欺愚以病里俗鮮有不受天殃者
慎戒哉

人心不仁之機日長一日世上不仁之事代多一代富不如貧貴不如賤非激論也子孫苟能耕田讀書識義理免饑寒使家風不替可謂善述矣仕祿非所當急嗜進恣求獨不念家族乎

子弟樸鈍者不足憂惟聰慧者可憂耳自古敗亡之人愚鈍者十二三才智者十七八蓋鈍者多是安分小心敬畏不敢妄作所以鮮敗若小有才智舉動剽輕百事無恆放心肆己而克有終者罕矣

風俗騷陵人情險薄非理之加恆自意外其在宗族親戚但可消弭切勿與競以釀蕭牆之禍若鄉黨鄰里苟能平心降氣以處之曲直是非自有公論亦不必與之爭也古人有言可以理遣或以情恕率此行之庶乎少事矣

恂恂篤行是賢子孫佻薄險巧侮慢虛夸是不肖子

孫凡七條

所謂故家舊族者非簪纓世祿之謂也賢士大夫固爲門戶之光若寡廉鮮恥敗壞名檢適爲家門之累況偶至之榮比之浮雲朝露當其得之不足恃以爲常及其失之并與先世俱盡所以家之興替全不繫乎富貴貧賤存乎人之賢不肖耳貧賤而好修飭行興隆之道富貴

而縱恣背理敗亡之轍也呂東萊先生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門操履我力雖未若隨俗輕笑以爲世法不須如心嚮慕之是謂所向者正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己雖未免文飾遮藏又如此處親戚朋友間不致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可信而以世俗苟且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便私之論爲不可信職不如人服飾資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爲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慎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子孫苟能佩服此訓君子路上人多培植得幾輩家世安得不綿長門戶寧別有光大乎正蒙云子

孫賢族將大未有子孫不賢家族不至傾覆者

人家得富貴子孫未必非不幸得賢子孫乃爲幸事子孫苟賢富貴固可以振起家世即使終身貧賤亦能固守家風延及苗裔若不賢者貧賤既易辱及祖先一旦富貴驕淫嫉狠舉宗均受其敗可爲寒心也吾見亦眾矣不忍舉而爲鑒耳

子孫以忠信謹慎爲先切戒猥薄不可顧目前之利而忘他日之害不可因一時之勢而貽數世之憂

高忠憲公有言子弟能知稼穡之艱難詩書之滋味名節之隄防則可謂賢子弟矣歸安沈司空誠子孫曰故家

之子切戒者二字曰臭曰滑曰硬時俗憎惡呼為糞浸石卯子孫類此寧不痛心予謂忠憲舉其賢者以為勸司空指其不肖以為戒語雖不同其指一也欲免司空所戒當佩服忠憲公之言知詩書滋味乃免於臭知稼穡艱難乃免於硬知名節隄防乃免於滑

凡人小有成就幼稚之日必見奮起之志若舉動無恆苟且頽惰即將來無一濟矣人家方欲興起內外大小必有勃如之情使心力不一塌穴廢弛即不及再世矣觀其氣象約畧可知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理一也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師傅嚴者異日多賢寬者多至不肖

其嚴者豈必事事皆當寬者豈必事事皆非然賢不肖之分恆於此嚴則督責笞撻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氣收束其身心諸凡舉動知所顧忌而不敢肆寬則姑息放縱長傲恣情百端過惡皆從此生也觀此則家長執家法以御羣眾嚴君之職不可一日虛矣

士農工商無一業俗所謂破落戶子弟酒色財氣有一好俗謂浪子亦謂亡命亡家喪身有餘矣其原未有不始於游閒成於比匪

要以守身為本繼述為大凡八條

人家不論大小總看此身起此身正貧賤也成箇人家富貴也成箇人家即不能大好也站立得住若是此身不

正貧賤固不成人家富貴越不成人家無論悖常逆理禍敗立至卽幸而未敗種種醜惡爲人羞恥不可言矣所以修身爲急教子孫爲最重然未有不能修身而能教其子孫者也

遇有窮達之異身只是此身窮亦當自愛達亦當自愛窮時愛身當如女子處室乃能不汙其行達時愛身當如圭璧出櫝乃能不喪其寶

名節不可不自愛一日失足孝子慈孫猶將羞之況當人之身何能靦然視息於天地之間真所惡有甚於死矣行止語默辭受取與去就出處生死存亡無大小一裁

乎義而無所游移瞻顧斯爲自愛之實義卽命也不知命不知義枉爲小人而已

語默量其可動止酌其宜親疏審其人取舍求其當出處去就觀其世謹身飭行內不犯乎義外不犯乎刑可謂不虧其體不辱其親者矣世知惡聞亡命之詈不知聲色嗜欲一有沈溺卽以其身行殆若行險徼幸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其爲亡命不益甚乎

俗言人家微顯盛衰只目前之見耳普天率土之人總是厥初生民相傳至今微而顯顯而微盛而衰衰而盛更閱多少正如晝夜寒暑一般開闢以來如此目前之微

安知非昔日之顯目前之盛安知非昔日之衰但要此
 身修德履道如孟子所謂創業垂統為可繼而已若拔
 援貴勢遺棄寒微親其所疏疏其所親均為不孝之大
 祖宗大德顯功載在史策固為邦家之光傳之家乘足為
 後人法式然亦惟子孫敬守乃能久而弗替予師友家
 山陰劉氏皆劉孝子名之後孝子之父洪武間戍雲南
 孝子七歲思其父即望南而拜迨長往返雲南者三終
 得歸其父嘉興施氏某當永樂初年以讓皇帝蒙塵從
 楊公任起義戍貴州其後兄弟子姪更相為戍每十年
 一代幾二百年未有卒於戍所者屠氏康僖公名嘉靖

間拜恤刑疏國家遂為定制每五年分遣部使者欽恤
 天下冤獄其孫侍御公名請釋建文忠義親屬子孫
 之尚在編戍者朝廷允其奏放還千有餘家海鹽錢氏
 太常公名嘉靖間昌言本邑利害如清里甲以均田役
 革運艘以備戍守鄉邦德之諸家子姓繁多先後俱有
 賢德如念臺劉先生名世兄伯繩名吾友施易修博
 錢商隱名屠子高名威名皆所稱永世克孝者也其
 餘未及殫述人莫不為人子人孫子孫之世復為祖宗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予未即
 死猶願與若曹共勉無負師友以忝所生也

先世存心極厚子孫不能及可懼也予逮事王考見王考所存無非成人美不成人惡之心每聞親黨中作一善事如孝弟忠信及睦鄰解厄之類輒歎曰美事宜助成之間一不善事咨嗟不已蹙然曰勸其不做便好亦非獨王考爲然當時長老與往還者多有之予是以幼孤得不陷於非僻今不可得見矣予兄弟已遠不如前人然猶不免見嗤鄉里目爲迂腐人心風俗日甚不同安得不戒慎以守之乎

祖父用心果能終身不忘先世家法苟能遵守弗失傳之久遠遂成家風子孫便易得好好則又能及其後人矣

古稱爰及苗裔固由天道亦人事克修也全要培得根本不薄立得基業牢固有基弗壞斯有肯堂肯構之望根本深固則有枝葉扶蘇之理事在敬勉而已

大要是正倫理篤恩誼遠邪慝重世業而以守身爲本繼述爲大

已上諸條有嘗與汝言者有未與汝言者有雖未與汝言間爲他人言汝嘗聽聞者其嘗與汝言又筆之者欲汝不忘於心也其未與汝言者事未及汝故也其間爲他人言者天下之公理受之 先人傳之師友人不以爲非則不敢私也其或參以己意者驗

之人情事理見其有然者也感疾遂筆之者予衰而汝幼懼一旦奄盡終不及言也昔王考見背之日伯父之年猶汝也父彌幼固存亡絕續之際也內王妣外曾王考艱難勞瘁以延師傅鞠育教誨俾至今日曾王考嘗撫伯父與父涕泣言曰天不殄滅家門但我年得如吾父則見若曹成立矣今汝諸兄俱殤汝生已晚汝弟生益晚又存亡絕續之際也所望以繼先祖之志者惟汝稍長故諄切爲汝言幸而子年亦若曾王考則汝兄弟克紹與否庶其可見矣夫汝其識之望後十日又書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八終

訓子語跋

考夫張先生居桐邑之楊園讀書談道以程朱之學淑後
進鍵戶著述晏如也間一至城必過先大父晤語余時纔
弱冠從旁竊窺之見其古貌古心意甚慕焉無何先生歿
忽忽至今三十餘載矣遺編僅存備忘錄一種餘惜未得
寓目海昌蜀山子以所藏訓子語二卷寄示閱之味其持
已接物承前裕後一切人情事理覩縷詳贍非獨先生之
子當遵而不失卽凡爲子者皆可作座右銘也曩余有子
弗獲育今年春甫舉一子他日就傳時誦讀能上口便當
持先生之書朝夕訓迪之俾之知所趨嚮以好修飭行則

先生之嘉惠後學弘矣因爲劖劂以公同好康熙己丑長
至日小方壺汪森跋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九

補農書引

農書之補何爲而作也昔吳康齋先生講濂洛關閩之學
而隱於農率弟子以躬耕 先生慕而效之讀書館課之
餘凡田家纖悉之務無不習其事而能言其理諄諄以耕
讀二字教後人者於初學備忘訓子語中載之備矣而田
里樹畜之法則取沈氏農書爲本而更致詳於末務所謂
廊廟山林俱有事也或者曰爲長沮桀溺之流豈知 先
生者哉後學陳克鑑謹識